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卷 内 目 录

[illegible]

(一) 哲里木盟右翼中旗的地方风情

1930年春天，我自辽宁省辽阳县调到四洮路附近的瞻榆县（现已属吉林）。

政府担任第一科长。该县是个同城四里土围墙的小县城。它距四洮路“太平川”车站90里，四野荒芜，甚少村落。这个地方虽说是汉族居民的县城，其实它是蒙古王旗地。总其名为“哲里木盟右翼中旗”。北有图什叶图王府，南有达尔罕王府。

在民元年代，日本人曾煽动“巴布~~扎布~~”为苗蒙人，发动一次仇汉的暴乱，杀死了不少汉人。谈到汉蒙的仇事，汉人确有欺凌蒙人的恶习。汉商携资来到此地近之在图。

开设酒厂粮米及百货商店，结成一个联合大商店。雇有枪手保镖，骑士下乡推广营业。蒙人有一种习俗，不用现金实货，喜赊欠。但到冬季有的不能偿债，商店骑士竟将欠债人抓来，扣留在店索债。而且结交政府，仗势欺人，结下了汉蒙两族的冤仇。回军就利用这个民族嫌隙，煽动蒙汉交恶。

民元年间的暴乱，被政府派军镇压下去了。巴布~~扎布~~虽然消天，但王旗势力依然存在，经政府与王旗协商，准许蒙王出卖旗地。该地设立“宝泉地局”为汉蒙联合卖地机关。规定每地一平方里，地价二三十元（按汉=蒙八分算）。该地有山东和冀东移民，一到该地买地务农，不过十年就成了大粮户。造筑住宅，雇用长工打手，并与当地政府结识，成了地方财绅。

瞻榆这个地方很少村落，但地主住宅各成一片就成了小村落。另外蒙古族地主也自建住宅，命名为某某窝铺，也有汉族地主独资一方各成一片。所以这地方除县南有一“六家堡”，县北有一“高力坂”两个村镇外，另有公署和子校。

其他地方都是名成一家，并无公立机构，其蒙汉地主也就成了公职代理人了。

(三)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我正在县府作整理工作，忽由电报局传来急报：

“日本关东军在庄寨发动了侵华事变！”当天下午有由沈阳回来的人证明：“沈阳北大营已被日军占领，我军已向锦州撤退。沈阳飞机、兵工厂的军火（据说数量质量佔全国首位）均被日军取得。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并且有令各县与锦州联系。事过三天我被派往锦州请示。经过沈阳时，受到日军严格检查，我看见商人来到锦州。当时锦州也无人负责，只告诉我：“不要听伪政府的命令，并说正准备抵抗，但又说中央已指示不准抵抗。我处于不得要领回了县，这时县里接到潘锦两方命令（都是张斌武毅）都指示不准听对方的命令。不久又接到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即后来的伪满军政部长）的命令：“他已受日军任命为蒙地督办。此后洮南洮安县由他管辖”。总之，这时是领导满天飞，谁的命令也靠不住。只有一条，自谋出路了！

到了九月底，忽然得到确信：达尔罕王旗有个名叫“韩色旺”的盟日蒙籍军官，接受日人的命令，佔了蒙军基地。他接受了日军的大批军火，要率尽此地汉人为蒙人报仇。这个消息传来，迫使全县汉人新从外地迁入县城，准备结成一律抵抗蒙族——这也为后来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了条件。

当时，本意以抗日为前途，但民众的觉悟还不够，而韩色旺蒙匪临境，回忆

“巴布扎”当年的为害，汉人为自己斗，造成团结御敌，是当务之急！当时县长在绍裕召集地方绅民及县属武裝干部共同开会。当时的力量，有县府直接管辖的

保安队及警察约150人(两门迫击炮,枪马齐全)可为主力。四乡民团约有枪200枝,步枪之外补充勾镰枪大刀等共有武力500人。由于蒙反的敌情严峻,自然促成同仇敌忾的~~团结~~气氛,所以加强了防御力量。他们知道我终归军事,就推举我作参谋长,县长为总司令,四乡首领分充四乡副司令,就这样组成了军事结构。

南乡六家镇,本来有一部分农民商店结成联防武装,又由县府派去一个保安分队,带迫击炮一门,作为前线阵地(韩色旺不便去)。这时候在四池路太平川车站驻有一部分土匪^(约200人)(首领绰号金线红),因日军事变,他们也打起抗日旗号。由于车站孤立没有防御工事,怕韩色旺前来抵抗不住,要求与我们联盟。我们同意他的要求,加强我们的力量,使我亲到太平川,将他们接到暖椅,由他们协防东门一带。

十月二日,韩色旺的一部分武装约300人侵入暖椅的六家镇,与镇武装交兵。由于他们的武器精良,并有机枪,敌人抵抗不住退回县城。有些落伍者被杀。他们企图抢掠六家镇物资,当天并未退跟~~到县城~~,次日才到县城。就在这夜,我已将太平川的金线红匪军接到县城加强了兵力,并发动全城民工,把土城外壕挖宽挖深,土墙增高分路设防。敌人到来曾以骑兵冲城,因城内勾镰枪防卫,杀死不少敌骑。他们又没带粮食不能久待,又忙着往回运六家镇物资,当夜又回六家镇,放火烧毁房屋,次日退回达赖旗,以后就未再来。

(三) 成立辽北抗日义勇军

蒙匪乱后，匪帮“金线红”不与我军相处，就脱离了我军，经开通县依附张海鹏去了。这时，我们的行动已明朗化——抗日救国。当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省）驻军马占山也起义抗日与附近的日伪联军战斗。张海鹏受日人的指挥，全力防守北面的嫩江，还顾不上攻击瞻榆一线。这样就给了我们时间，扩大组织。

我们把原有的力量充实编制为两部：一部以县队为基础，组成步骑炮三营为第一团（实际不足七百人，^民以团组成东东北三营为第二团（约700人）。第一团保守县城，第二团分防外~~乡~~。此外又有开通车站的铁路道工约五十多人（山东人，会武术）自成便衣队参加了我们的组织，又有四洮路“边昭”镇蔡某组织一部分骑兵（200人）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就派这两部分会队驻城南关家堡，恢复该地的建筑，防守御蒙匪再犯。

这时北京方面有朱梓樵组织“东北民众后援会”（在地身以附近）。其中有仵何清明（原天津警察厅长何绍南）出名成立抗日武装（后援会供经费及武器）。李芳庭为领队（200人）加上热河开鲁城驻军崔星五旅长的营长色宝山（蒙族400人）合组义勇军来到瞻榆。北京后援会派了李果为（留德博士）来主持政治部（负责经济的工作）就把当地武装及新来武装合编为“辽北抗日义勇军”，总人数已达两千左右。并带来无线电台与开鲁办事处取得联系。在1932年九月，还举行一次抗日军民庆祝大会。

李果为的政治部下分：①总务组（民政及组织工作）由我负责；②军事组（指挥作战）由北京中法大学讲师陈寄来主持；③经济组（后勤工作）由北京法政学院学生李俊主持。派~~②~~李芳庭和色宝山为前敌正副指挥，进军开通县，消灭了该地匪军“金线红”。
这时我军的势力范围，东至开通，西至边昭，南沿太利川四洮铁路，北与热河开鲁县

前来的刘桂堂(系寇派)军取得联络。我们的军事计划是：向东北发展与马占山取得联系，扩大战果。与马占山联系未成，而吉林省的冯占海军南进到瞻榆。冯占海是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已遣冯军常兵入关)的外甥，担任吉省警卫团长。他的部队武器精良，人数也整齐。日军侵占了辽宁，继进吉林三省。黑省已发生马占山的抵抗，吉省(系吉省会)又遇到冯占海的抵抗。由于他的号召力大，得到吉省地方军警及民团和土匪的拥护，在民族斗争的精神鼓舞下，很快组成两万多人的大军。冯占海为总司令，下设张集(本地人)为旅长，又马某(山东人原是胡匪头子)为旅长。他俩的旗号印信是“旗开得胜”(张旅)“马到成功”(马旅)。冯军人组成一部分为主干。当时北满后援会派留信子李觉为联络员，建议冯占海不可坐困吉林被消灭，劝他领兵南下进关与手作相^集相会。冯接受他的意见，从永吉越过长春，走长岭山路来到瞻榆。

冯派先遣副官来到瞻榆与张果为相见，主要要求接济粮草引路，张果为派李俊主持支援，准备了大批粮草，烙了很多大饼，一路设站接济冯军。冯占海与张果为结为盟友，冯并留下一个骑炮兵团(约300人)为冯的卫队。冯军经过西北蒙旗，入热河省下窪(昭乌达盟)一带集中待命了。

(四)敌我大战迫我军进到草原游击

此后(1932年冬末春初)我们的部队已与日伪军直接交战。我奉命第一部分人及开通的便衣队结合，拆毁四洮铁路。方法是：在更击炮岸头上卷了帽，压在一根铁轨下，火车经过轧响炮岸就把车翻倒了，或是拆到路基，搬走铁轨，阻碍南来援军。后来日军用装甲车掩护，随常沿轨

边打边修。我在院旁高粱地里隐蔽，右腿受流弹打穿，只好退回后方，不到两月就好了。

日军见我们势力日益壮大，已受威胁，即组织临时联军，其中包括步骑炮兵及飞机向我军进攻。飞机前后两次轰炸县府及街道和政训部（作新粮栈），死伤十余人，毁房十几间，县民很受惊骇，我们把部队收缩，集中力量在四野对抗，打了三天。由于日军上有空军，下有炮兵掩护骑兵；而我军只凭步枪伏击，敌不过精良武器日仍获胜，第四天退入县城，又遭敌机投弹燃烧弹县城起火，伤亡很重。当乘北门便衣人请敌拼刀战时，杀伤一部分敌骑兵，夺了不少武器。在敌人退却尚未增上援军的时候，我军全部从西门退入大草甸内分布伏击。敌人恐再受骗不敢近战，只用远射迫击炮阻击，战斗了一夜。我军乘夜远奔三十多里，避免了危险。

我军在大草甸打游击，时经一个多月未进房屋。这时的口粮只有炒米，~~且~~缺少食盐人人精神困乏，尤其是缺^水，到处是咸水坑不能入口，喝急了喝点马尿也感到幸福，今日想起来很有意思。

后来我们向热河靠近，在十二方地村进房休整。架起无线电机与开鲁联系，机器坏了不能通讯，派人到开鲁请示，指令我们到开鲁待命。这时我们的部队已随走随散只剩下以冯剑海留下的卫队及其余还有五百多人。到了开鲁奉命把我们的残余部队拨交冯剑海收容，我政训部人员由崔呈五旅长派汽车送回北平，这一场抗日斗争就暂告结束。

(五) 总结历史教训

当时国民党政府是有意消灭东北军，故事前调张子良进关，弄去不少新兵，抢占周锡山的华北地盘。东北军力空虚，日军才发动“918”事变，侵占东北。以后政府又不明会指导东北民众抗日，使东北元所造成各自为政，日军利用满州国傀儡吞并了东北。

各地军民敢于民族义愤起而抗日，这是中国人民自古即有的道德义气，所以当时虽遭到强敌的侵略，结果还是驱敌败退。这个问题不能以一时失败为定论。不过由于组织缺乏正确的领导，分子不纯就不能坚持斗争，一遇挫折就成数流失去了战斗力。

东北抗日之役，何谓明徒以名义上的领导，始终未见其人到前线；各部小首领各怀私心，并非齐心救国，这样的武装，难怪一遇强敌即告败退。但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吸取教训总结历史，还不失为量犬

大草原之败！

续

